



# 夜

## 來一笑寒燈下

### 董橋專訪

■ 文：錢景亮



讀董橋經常讀到他寫毛姆，寫得真好看，不曾讀毛姆都彷彿嗅得到從前南洋下午雨後愜愜慵慵的氤氳，害我忍不住找來毛姆的書讀。粗粗疏疏讀了幾本，毛姆的文字果然厲害，輕描淡畫，人物頓時便敷上了或濃或淡的色彩。讀毛姆讀不出山河歲月蒼茫的歎喟，但他筆下尋常的人物、尋常的故事、尋常的人生夠好看了。

之後一本一本的讀下來，隱隱約約感受到毛姆孤高冷僻的性情：他情願在燈火闌珊處看盡花開花落、人間哀榮，最終散落紙上的浮華萬象其實不多。董橋說毛姆是個世故的老鬼，也說他十幾歲便迷上這個老鬼雅馴的英文，幾十年來讀遍他的長篇短篇，有「我」字的都寫得好寫得動人，無「我」字的都遜色。

毛姆好看還是因為他說故事的本領高，會化作故事中人說故事；他那句‘I am a storyteller’董橋永遠記得：作家不當自己是在說故事的話，文章決不會寫得好。董橋說讀了大半生的書，老來方知「故事」才是文章的命脈。文章須學、須識、須情，但始終不離故事二字。昨夜西風凋碧樹是故事，衣帶漸寬終不悔是故事，眾裏尋他千百度後驀然回首也是故事。

故人邈邈，故事綿綿。故事寫得好很難：落墨太淺，惟恐照不亮人物的朦朧心路；落墨太深，又怕描濃了人物淡然的眉目。毛姆那句‘to write simply is as difficult as to be good’董橋也永遠記得：筆淡意遠，句句樸素，韻致清幽，這是董橋仍在追求的境界。董橋仍在寫他的故事。

## 我本楚狂

「人生也好，工作也好，寫作也好，我懷的心態是一貫的，那就是怪人的心態！總是跟別人一模一樣就沒意思了，也寫不出自己想寫的東西。

你必須想和別人不同的東西，看不同的東西，這大概可說是創意。我永遠不同流合污，文章如是，做人如是：我不喜歡的應酬就不應酬，我不喜歡的訪問就不接受，我不喜歡的演講就不去。幾十歲的人了，我有資格做我喜歡做的事。人生苦短，我應酬那麼多我不喜歡的人做甚麼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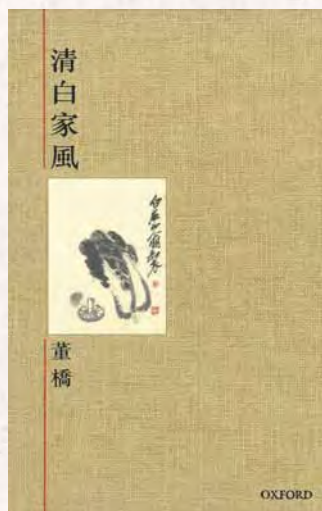
年青時可說我是怕羞，現在老了便成了怪人，總之要與別不同。當然不能過於刻意去強求，那容易變成矯情。這種心情必須發自內心：你討厭就討厭，你喜歡就喜歡。

「現在人家批評我的文章我無所謂，自己覺得好便是好了。我肯定是不近人情了，不過我也無所謂：你怎麼可能取悅每一個人？這是不可能的。人到老又有成就，便可以從容應付世上各式各樣的人。這是賺回來的了，不是每個人都賺得到的。我看到很多幾十歲的人還在做很卑微的工作，心裏很不舒服。他們也刻苦奮鬥過，但可能命不好，到老還要看人家臉色。所以我是愈來愈相信命運了，我無法不信命。

我的命很好。就說錢財運，我幾十年來玩古董，現在這些東西漲價漲得真厲害，我可沒想到！可能是有眼光，也很有可能是因為我的命好。」

小時候家裏大人帶我去一家破廟探望一位江浙老和尚，都說老和尚相術高明，隨便批兩句嚇得倒一眾信徒。那天他摸摸我的頭說：「十七歲出外漂泊，二十三歲與字與書結緣，一生不渝，旁的枝枝葉葉儘是造化，不必多說！」大人們半信半疑，半喜半憂，溜到嘴邊的一句話只好吞下肚子裏去：「靠字靠書，這孩子將來愁不愁衣食？」

〈書香〉，載《清白家風》





## 風輕雲淡

「我永遠不肯跟人建立太密切的關係，藝術家正正需要這種距離；藝術家不一定豪邁奔放，大愛大恨。我想這方面我是受了英國人影響，他們比較冷，也是因為我所受的教養。我從小便不大理會別人的事，與你無關卻來指手劃腳，這是沒分寸了。文章寫盡了便不好看，交際往來去盡了也沒意思。我不喜歡跨越這界線，我只會靜靜站在一旁看。沒有甚麼事我特別在意，愛恨也平常，無謂刻意強求。

「我從小便很勤力，在花園就種花，在家裏就打掃。現在即使不做出版了，我也會寫書教書，就是不會讓自己閑下來。所以我瘦，瘦是好事，千金難買老來瘦！人生最妙的事莫過於一日工作時突然心臟病發便死了！我最尊敬的人物胡適先生，他演講完啪一聲倒地便走了，多好！胡先生決不會在課堂上督促你要這樣你要那樣，他只會用他的言談、風度去感化你。你聽不聽，懂不懂便是你自己的事了。他就是胡適。」

〔董橋〕說一九六〇年代在臺灣時，參加胡適之的一個演講會，演講開始前，外面呼呼地刮著風，他看見窗子沒關好，而窗子下坐的都是一些女孩子，有些瑟縮的樣子，胡適便走下講臺，問那些女孩子說冷不冷，隨後很自然地為她們關上了窗子。「這個細節一直留在我的心裏，也一直讓我感動，其實我想做的，就是做中國文化的『關窗人』。」他說。

〈董橋：想做中國文化的「關窗人」〉，  
載《東方早報》

## 桃李無言

「我這一生的愛好是讀書讀回來的，但也多得我的老師。我親炙過老一輩老師的丰采，受過他們提拔；我認為對年青人來說，好老師比一味溺愛子女的父母重要。老師在生之年可與你傾談，為你解惑，這很重要。我希望年青人都能遇到自己心儀的老師。

「時代變了，師生關係變得疏離了。科技發達，人慣於與電腦相處，人情變得冷漠，這是很殘酷的現實。但我相信好老師還是有的：有學問，樂於聆聽也明白年輕人的想法。可是遇不遇得着，看你的命了。

我有幾位老師都不善辭令，但他們一語一語、舉手投足所流露的風範我卻永遠都記得。有一位老師，我和他上茶樓，他見人多，轉頭就走，因為他不喜歡喧囂吵鬧。也有一位老師，我寫過好多東西給他看，他說寫得都很好，但不要寫太多：『你寫的這三四篇中，最好的只有一篇，其他都是次一等的。』老師叫我回家自己想想。我起初不明白，一星期之後便看出其餘幾篇不足之處了。老師不會明言，但慢慢我便悟出文章該如何寫。

我的老師絕不會刻意去啟蒙我，他們的教養和學識全都融入了行為、舉止、言談，我光是在旁靜靜看便已受益無窮。老師也沒有教我寫文章，但讓我讀他們的文章。我逐漸便看出他們文章的極限：原來也不過如是。往後我經常告誡自己：絕不要寫讓人覺得不過如是的文章。

「大陸人和臺灣人比香港人會作學生，會做人。他們很在意我的看法、我的文章，在香港我沒有見過這種人。我曾經想過，會不會是香港人說廣東話的緣故呢？但是從前的香港明明還有這種學生，如今卻不見了。也許是緣份吧。

老師對學生要有感情、愛心，無須有甚麼要求，以你的方法去教化他，啟發他便可以了。只要學生尊敬我，守規矩，我會讓他自然發展，我在旁指引便是了。老師『望子成龍』和希望你好的心態是不同的。

「小時候我學鋼琴，彈古典音樂。一日老師說：『你不要再學了，你即興演奏的本事高，不適合彈古典音樂，改彈爵士樂好了。』我現在每天都彈十五分鐘的琴，怡情養性，練練手指，自己開心便好了。」

我不着緊學生，可是我會關心他們。就是說我現在彈一支曲給你聽，你之後也彈一次。我聽了便知道你有沒有這種感覺。彈琴是很有趣的事，可以看到人生百態。有些人彈了十多年的琴，卻始終彈不出感情；有些人不大懂技巧，可他隨便彈一支小曲，你會驚歎他彈得真好。

「師生關係不是太陽，不是窗外的春光明媚，往往是下雨天的感覺。看雨天的景色，想到的東西一定比看春光明媚的景色多。如果年青人喜歡春光明媚的景色，可能他就不應該寫文章了。如果年青人喜歡看窗外雨絲霏霏，起碼這個人是可以交朋友的。太過開朗的人是很好的酒肉朋友，但不一定可以共患難，也未必明白你的感受。」

老師和學生對景色的感覺一定要訓練到非常非常的靈敏。人太忙便不會去看窗外的景色，人生便因此少了一個讓你反省、回想的東西。我勸年青人多留意窗外的景色：早上、中午、下午、晚上，慢慢去看去觀察。你看窗外的景色，會想到哪一段音樂、哪一首詩、哪一篇文章、哪一個人……仰觀無言的萬象讓你沉默靜想，收穫和讀書一樣豐富。香港人要是肯每天花半個小時去看窗外的景色，便會長一點智慧。」

六十年代初在台南成功大學外文系教我們《西洋通史》的吳振芝老師頂多四十幾五十不到，長年一身清素的旗袍，長年縮着整齊的髮髻，說話聲調低沉親和，齊先生說是經歷了人間至痛才有那麼深沉的聲音。有一回下了課我在四十三教室門前長廊上等人，吳老師匆匆走過又轉身停下來說：「還在這兒發呆，還不回宿舍讀讀書！」

〈尋找吳老師〉，載《景泰藍之夜》



## 墨痕深處

「到了今天，我還是很着緊筆下的文字，我對自己的要求還是很高。你看大陸的文章，長篇大論，讀來何益？我統統都不看，都扔了！實在看不下去！寫文章寫至如斯田地，寫來何益？」

我又重讀契訶夫了。我讀了他一百次，一千次，還是覺得他好。他的文章靜，這很考工夫；文章一定要靜。蕭伯納說讀過契訶夫的作品，恨不得把自己的都撕毀！海明威也教我五體投地，光是一本《流動的饗宴》我便拜服不已！讀過這些作家，發覺文章原來可以這樣寫，但我們連一句也寫不好就去寫千字寫萬字，有何面目見人？寫來何益！

「我寫文章時總會試把中文譯成英文，想英國人讀了會如何評價；他們比我們寫得好。中國人寫不好是因為古文根底不夠：種種的政治運動摧



毀了正統教育，無以為繼了。再說，中國人的教養不好：所謂教養是指學校的教養、家庭的教養，二者得以萌芽繼而成長全賴公民教育。從前我讀書時有公民課，現在沒有了。教養和教育不同，如今教養都蕩然無存了，讀書不過為求炫耀。做人和做文章是如出一轍的，哪一個人，哪一本書讓你再三回味？

「讀者可會看出每一篇署名董橋的文章獨特之處，可會知道我曾刻意求變？偶爾大概有一兩位讀者眼光特別銳利，看得出我經營的東西。你明白不明白，我倒無所謂，你讀不讀我也無所謂。」

「我不會教年青人如何寫文章，你自己寫寫看好了，但我知道文章是甚麼一回事，我知道：文章實難。」

文章難，難在要有學問。寫作其實是在不斷耗竭你積累的學問，一路寫下去的話必須有新的學問。不過人進不了那麼多的學問，又或者你不願進一些不堪入目的東西。然後你必須理出一套自己的思想體系，經營出與別不同的學問景觀。這實在難。有人說董橋散文是學者散文，但董橋散文裏載的是甚麼的一套學問呢？

我的學問雖博但淺，瑣瑣碎碎，索性想甚麼就寫甚麼，寫出來的東西自己滿意便是了。我不是學者，但願我瑣瑣碎碎的學問、思想併發出火光，帶給人快樂就夠了。我不要作大火把，撐不住了，我老了……

「今天早上我沐浴前讀書，小說這樣開始：‘It was a dark and stormy night...’。批評家都說這句寫得真好，我於是思忖，英國人寫了一句這麼好的話，我可以如何譯成中文？我到七十歲還在探索：我的文章焉有完盡之日！我的思想焉有完盡之日！我的追求焉有完盡之日！」

那年夏天我從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到羅馬探望老朋友，只住一宵，翌日飛回倫敦。是下午五點多鐘，歐洲各地飛來的班機很多，倫敦機場人影熙攘，我拉着行李趕去搭機場專車進城，身邊冷不防跳出一個女的擋住我的去路：「這麼巧，你也剛到？」我定了定神認出是蕊秋。鬆鬆縮起一頭潤亮的濃髮，玉白一張秀臉淡淡敷了一層月暈，嘴唇蕩着遠山夕照的楓香，唇角輕輕的細紋襯上眼角歲月的影子，韻致依舊動人，出了名的鳳眼越見典麗。進城路上她說她母親去年在巴黎病逝，父親留下的那幢宅子只剩她和她的第二任丈夫守護：「一對壯年冤家過着老年曬棉被的日子，」她說。「幸好倫敦這個姪女兒懂事，學校放假總會到巴黎陪陪我說說中國話，燒燒家鄉菜。前兩天急性盲腸炎動了手術，我去了柏林趕來看她。」



〈團圓〉，載《橄欖香》



我到七十歲還在探索：

我的文章焉有完盡之日！

我的思想焉有完盡之日！

我的追求焉有完盡之日！

## 山雨欲來

訪問翌日，董先生託秘書捎來一便箋，上註明所引的那句話‘It was a dark and stormy night...’是英國作家 Edward Bulwer-Lytton 的小說 *Paul Clifford* 開篇的第一句。Edward Bulwer-Lytton 生於一八〇三年，卒於一八七三年，英國下議院議員，官拜殖民大臣，公餘寫小說寫戲劇。便箋上亦寫有董先生的譯句：

那是個暴風暴雨的黑夜……

那是風大雨大的黑夜……

是黑夜，風狂雨暴……

天很黑，風雨交加……

都說鍛句鍊字從來好比倦客羈旅異鄉，苦苦尋覓回家路，踽踽獨行。天涯路遠，風也蕭蕭，雨也淒淒。董先生自稱是心懷舊情的假舊派人，讀書無非為滿足貪慕虛榮之心，寫作亦只為排遣亂世無聊之情：「我這一代人舊籍涉獵太淺，西學也難博通，遠離校門以來儘管不敢一日不讀書，成績畢竟卑微得可笑。」這是董先生的謙語了。對我們這些揸着滑鼠長大的新人類來說，董先生的學問、涵養已然衰廣，他所追慕的前人身影更是飄渺了。

董先生景仰陳之藩教授博大的學問，有次他寫文章引了兩句詩：「書似青山常亂疊，燈如紅豆最相思」，陳之藩教授來鴻說這兩句宜改成「書似青山亂疊，燈如紅豆相思」：紅豆和燈不能皆為「最」，下句無「最」，上句焉能有「常」？字斟句酌所體現的並非斤斤計較，而是鄭重其事，這是大家的風範。「所以原野的野花云云，並不是藝術，是倫敦公園的野花才是藝術」，陳之藩教授說。

董先生已翩翩走過不惑、耳順的歲月，行將從心所欲了，教他始終牽掛的是文化那炷幽明的香火。董先生確實也沒有辜負簽上他名字的每一篇文章。陸遊七十八歲作詩云：「六十餘年妄學詩，功夫深處獨心知。夜來一笑寒燈下，始是金丹換骨時。」董先生筆下功夫深處確實獨心知，文章是否已臻金丹換骨的境界留給後世評議好了。但願董先生繼續清清貴貴賞他的字翫他的畫讀他的書；不必寒燈，只望他夜來一笑，從心所欲，興之所至，寫江南故園的梅花點點，寫托斯卡納山鄉的橄欖飄香，讀者也該一笑了。

